

XIFANG XINLI-
XUEJIA WENXUAN



西方心理学家文选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60810

1384-15
86-23

西方心理学家文选

审校者：张述祖(总审校) 陈泽川
沈德灿 孙名之 刘恩久



人民教育出版社

DN10/24

西方心理学家文选

审校者 张述祖 等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大兴县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4.5 字数347,000

1983年7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书号 7012·0671 定价1.80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配合《西方近代心理学史》的教学而编选的学生补充读物。书中收录了构造主义、机能主义、策动心理学、新旧行为主义、完形主义、新旧精神分析派、日内瓦学派与结构主义等心理学主要派别代表人物的重要文章,可供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哲学专业的学生阅读和有关专业的教师参考。

本社邀请了山东师范大学章益教授复核了全书的译文。

一九八三年六月

目 录

- 一、对于感官知觉的理论的贡献……………冯 特(1)
- 二、构造心理学的公设……………铁钦纳(22)
- 三、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杜 威(35)
- 四、机能心理学的领域……………安吉儿(48)
- 五、心理的测验和测量……………卡特尔(71)
- 六、动物的智慧……………桑代克(80)
- 七、儿童的智力发展……………比纳 西蒙(95)
- 八、青年期: 它的心理学及其与生理学、
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
宗教和教育的关系……………荷 尔(116)
- 九、人类的主要本能和原始情绪……………麦独孤(133)
- 十、行为主义者所看到的心理学……………华 生(152)
- 十一、大脑机制与智能……………拉希莱(170)
- 十二、人与宇宙……………魏 斯(187)
- 十三、行为——一种整体现象……………托尔曼(208)
- 十四、心理、机制和适应性行为……………赫 尔(226)
- 十五、年适五十的行为主义……………斯金纳(252)
- 十六、心理学概念的操作定义……………史蒂文斯(274)
- 十七、视见运动的实验研究……………惠太海默(284)
- 十八、知觉: 格式塔学说引论……………考夫卡(306)
- 十九、人猴的智慧……………苛 勒(330)
- 二十、意向活动的理论……………勒 温(351)
- 二十一、关于歇斯底里的研究 论歇斯底里现象的

心理机制: 绪言.....	布洛伊尔 弗洛伊德 (379)
二十二、个体心理学、它的设想和成果.....	阿德勒 (393)
二十三、个体无意识与超个体或集体无意识.....	容 格 (408)
二十四、皮亚杰的理论.....	皮亚杰 (423)
二十五、儿童期再现表象过程的成长.....	布鲁纳 (442)
译校后记.....	(456)

一、对于感官知觉的理论的贡献^①(1862)

冯 特^②

导言：论心理学的方法

自然科学史从各方面使我们铭记在心的一个通则是：科学的进展是同研究的方法上的进展密切相关联的。近年来，整个自然科学的起源都来自方法学上的革命，而在取得了巨大结果的地方，我们可以确信，它们都是以先前方法上的改进或者以新的方法的发现为前奏的。

当心理学被认为是一门自然科学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件极其值得注意的事情，这就是：这些自从培根和伽利略时代以来已经完全改变了各门自然科学面貌的巨大变化，却没有对心理学产生任何影响。如果把康德过去在评述逻辑学时所说的，即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它并没有向前迈进一步的话应用到心理学上面来，甚至是更有正当理由的。逻辑学至少是变得静止不前了，可是心理学在许多方面则是已经倒退了。

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心理学家们特别喜欢搞的那些问题的话，我们就不会真正觉得这门科学进展之缓慢有什么可惊之处。关于

① 译自 Thorne Shipley ed., *Classics in Psychology*, 1961, pp51—77.

② 冯特 (Wilhelm Wundt, 1832—1920)。

心灵的性质、基地、起源及其将来的命运等问题，自从远古以来就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了。有时候，甚至有些人还相信，只要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心理生活的现象便不能在其因果关系上得到了解。在当代心理学里面，这类探讨仍然占着主要的地位，然而某些朝着自然科学方法方面的微小进展却已无疑产生了。

然而这些问题，就绝大部分而言，并不属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而是属于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并不是一门自然科学，它就不能从自然科学的方法的改进上取得任何益处。即使我们退一步承认，讨论这些处在心理学背后的形而上学问题是有正当理由的话，我们仍然必须坚决主张，到现在为止，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在科学的心理学中所占的地位，正象关于造物主的见解在物理学中一样，是毫不足道的。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批评意见必须承认，对于心灵的性质及其同肉体关系的研究，至今仅仅产生了非常微小的结果，我们长期地在兜圈子。作为某一个新的事物而被阐明的东西，总是以一类似的形式早已存在了，而所谓最后的定论，总归只不过仍然是一种消极的评语而已，它伸展到各个方面去而且至少有了一个后果，这就是，它对一切被认为的积极结果都发生了疑问。

但是，对于这些形而上学探讨的顽强追求是没有什么可取的，因为在心理学里面尚有无数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是与基本形而上学问题完全无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可以独立解决的，因此反复不断地回到这样无目的的关于心灵性质的讨论上去，看来的确是一种精力的浪费，这种无目的的讨论曾经盛行一时而实际上至今仍在进行着，倒不如把我们的精力用在能够产生真正结果的地方去。

假如物理学家们不在形形色色的物理现象中间采取直接的行动，比如说，反而选定去推敲物质的性质，并且把一切问题都抛在

一边要等到这个思辨性的问题找到了基本解答之后，那末，对于物理学来说，这将会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为什么心理学不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呢？它为什么顽固地坚持要在开始时就去那些充其量也得等到将来才能完成的事情呢？大量的心理现象本身是如此地与其他现象截然不同，从而很可能对它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而且假如我们真的决定要去从事这种研究而不受先入之见的影响的话，我们将出乎意料之外地最后回到心理学的基本形而上学的问题上面来，可是，那时我们将比今天我们所能做到的处于同它们更加接近的地位了。

今天的心理学有着极大的进展的可能性，这是一个不会搞错的事实。……这种进展是同我们关于一般哲学的性质和任务的观点的根本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认为哲学象各种科学一样必须从经验的基础出发的观点正在不断地取得广泛进展。甚至形而上学，它在某段时间内似乎不仅支配着一切科学，而且实际上在创造着科学，而现在它正在降到由亚里士多德早就给它划定了范围的地位，就是把它当作是以所有一切其他科学的成果作为它专门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的地位了。

然而，哲学本身越是存心开始去认知真实事件的领域，心理学就越能获得更大的重要意义和考虑。实际上，即使在过去，心理学作为一门哲学的学科，它至少在某一限度以内已表现为一种实验的科学。就这样，这个从前是唯心主义体系的一个由前夫或前妻所生的孩子，在我们的时代里却愈来愈走到最前面去了，而且只要形而上学作了多少退却，心理学就取得多少进步。我们几乎可以说，在现在，我们整个的哲学就是心理学。

然而，我们还不能宣称在心理学里面已经发生了任何根本的进展。心理学提供给我们的仍然只是没有秩序和没有相互联系的一大堆的事实资料而已。并且，为了发现这种秩序和相互联系，今

天大多数哲学思想家所走的道路，似乎依旧很难适合于达到一个较好的目标。人们正在寻求新的观点和新的概念，而我们希望新的概念，正象一个发光的火花一样，将会突然之间把光明带进到毫无组织的知识的黑暗混乱中去。但是这新的概念需要有一个内容，它只能从事实里面取得，而且，关于事实，我们仍然还是基本上墨守来自对于意识最肤浅的观察的东西。因此，今天我们的心理学仍然是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的心理学，而且与之相比甚至更加是一种关于意识的事实科学。但是，毫无疑问，意识本身以及在意识内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些已经复杂化了的现象。在这里，正象在自然界中任何地方一样，事实是：只有复杂的现象才能被我们所直接观察到，而那简单的现象最初对我们来说却是隐藏着的。这个简单的元素只有通过解剖复合的现象，我们才能得到，而简单的元素又转过来为我们提供原理以便探讨这些复合的现象。在心理学里面，简单元素构成心理生活的开端，包括有生命的个体内的开端以及整个动物生命等级系统内的开端。正象解剖学只是从显微解剖及胚胎研究开始告诉我们关于形态的起端，并且通过它，我们能够探索细胞组织结构的规律以及有机体的规律以后才进入科学的舞台一样，因而或许在我们掌握开端的心理现象并且对这些现象能进行解剖而获得成功之前，心理学是不会摆脱仍然围绕着它的形而上学假设的覆盖物而站到它自身规律的立场上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有两门科学必须来支援普通心理学：即心理的进化史及比较心理学。前者的任务是详细阐述人的心理生活的逐渐发展，而后的任务是描述在动物界中以及在人类各种族中心理生活的种种差异。

假如我们对于这些不发达的由大量观察所得的财富仍然未被利用，并且有更大的财富尚待发现的科学勤奋地进行工作的话，这将会出现一个不可估量的进展。当然，在这里所发生的困难并不

是一般的困难,但至少它们不象形而上学的问题那样,一直到现在并且也许在未来长时期内仍将都是不能克服的。

实际上,在心理学的这些……辅助的科学里面已经作出了各式各样的开端。但是据我看来,这些开端的初步似乎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没有以恰当的方式对待这件事情。例如在比较心理学里面,我们仍然不能使我们从传统的偏见里解放出来,这种传统的偏见把动物界的一切心理现象归之于一种本能,整个的心理生活,都以某种莫名其妙的方式被这个本能所预先决定。此外,民族心理学仍然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公开的领域,这个领域在语言学,文化史及伦理史方面,巨大的初步的工作是早已存在了,但至今还几乎没有被利用来为心理学服务。

在心理的进化史中,我们也未能以一种可能有希望去洞察这种进化性质的方式继续进行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仅仅局限于直接的观察。我认为,这种直接的观察通常只能用来作为通过其他渠道所获得的结果的一种对照,因为人类对于自己的进化的最初阶段,正象对于另外一个物种的动物一样,都很生疏。我们之所以能在这里得出积极的结果,仅仅因为我们有权去预先假定一种进化的连续性,并且利用对于已经进化了的人类的观察,作为关于人的进化规律的广泛结论的基础。

感觉与知觉的发生,当然是这种进化的最重要事件之一。在感觉里面,物理事件同心理事件的领域发生了直接的接触,而知觉则属于首先的,也许是最简单的纯粹心理性质的事件。去发现物理的感觉印象是怎样成为感觉的,这个问题至今还简直没有什么研究。心理学里面的这一根本问题的解答和我们似乎仍然距离很远,心理学里面的这个根本问题,同时也是所有一切哲学思辨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知觉的问题无疑离它的解决要近得多。在这里我们具有许多有价值的生理的观察,如果只要我们对于知觉的概念

已经下了足够清楚的定义而且并不常常同感觉和想象相混淆的话，也许很久以前就已经能够产生关于知觉过程的一种完全的理论了。可是，由于我们总是只考虑着复杂的现象而并不深入到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去，在这里，如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一方面发生了我们把内在联结着的东西分割开来的情况，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把具有内在区别的东西归在一起了。但是为什么我们深入到心理现象的相互联系中时会这样不完善呢？显然因为我们几乎普遍地以最粗糙的观察为满足，而不努力去用较好的方法来使得我们的观察敏锐起来并加以扩充。所以，不论我们从哪一方面来从事一种心理的观察，我们总是被引回到我们所出发的地点上去，即改进研究方法的问题。如果从前所使用的方法并不能引导我们满意地解决迫切要求我们注意的那些问题的话，那末我们必须试图寻找其他的途径，去发现能揭露新事实的新方法，并且，随同这些方法，也许会使我们求得心理生活的规律。

我们想要首先考虑心理学里面在此以前所采用的方法，如果我们对这些方法应用自然科学的批评尺度的话，它们的缺点很容易被发现。我们一旦知道了这些缺点之后，也许便不难发现纠正它们的途径和方法。

直到现在为止，心理学只应用了两种研究方法：即自我观察法及从形而上学的假设中演绎出心理生活现象的方法。前者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仅仅包含了一小部分的现象，而后者则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应被排斥。

一切心理学都用自我观察法开始，而这将继续下去成为解释在我们外部的那些心理现象的不可缺少的帮助。但是，当我们的意图在于回溯到心理现象的开端及其原因时，自我观察是完全不够的。自我观察决不能超出意识的事实；况且一门只以自我观察为依据的科学是以这些意识事实开始的，而这门科学却应该

以这些意识事实作为结束。因为意识的现象乃是无意识心理的复合的产物。意识现象的性质是这样的，一旦它们已经进入意识的话，我们将会很难对于它们的形成作出直接的结论。以自我观察为基础的心理学的，它愿意自称为经验的心理学，因此必然局限于意识事实的毫无系统的平举并列。而且，因为它不能发现这些事实之间的内部联系，所以就把这些互相连属的成分割裂而成为许多彼此分离的元件了。这就是经验心理学为什么把心理活动的每一种表现当作一种特殊的心理能力的表现来描述的原因。在心理的能力之间的这种分化乃是科学的这样一种状态的真实表现，在这种状态中，整体可以完全分解为个别的现象，而那体系本身则由不相关联的事实的外部的分离所代替。

那些哲学上的学派从事于由某些形而上学的假设里去演绎出心理现象的工作，并很成功地对于在经验心理学内所发生的混乱状态提出了反对意见。这种形而上学的心理学的有利之点就在于这样的事实，即经验学派的弱点本身构成了这个形而上学方法的力量。在经验心理学那里，一切都分离而成为许多经验的毫无秩序的一团，而形而上学心理学则表现了一整套的系统，其中每一个细目具有它自己确定的地位。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的巨大的不利之点就在于：一旦那个建筑所由树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根基不再能够持久的话，那末，这整个大厦也就坍倒了。经验心理学虽只产生了一点点结果，可是这一点却是牢固的；形而上学的心理学虽然给予了一切，然而假如其中一个成分被怀疑了的话，它里面的一切便都成为可疑的了。但是，经验主义对于形而上学者却并不是没有某种影响的，形而上学者的结论大多属于两个范畴中的一个：有的是不能用经验来证实的结论，也有必须被确认为是观察到的明确事实的结论。但是通常只有第一种范畴的结论才真正是从形而上学的假设中演绎出来的；第二种范畴的结论则

经常是被偷运到这个系统中间去的。

如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一种科学处于不完善状态下被指明的那样，经验心理学是根据归纳法进行工作的，但是它当然并没有把所有的归纳手段全都使用。形而上学的心理学是演绎地进行的，但是我们在原则上必须反对它取得它的演绎论断的方式。因为作为它的出发点的根本法则并不是从一切个别现象的大量材料中归纳而来的，也绝不是从心理领域中取得的，相反，这些根本法则乃是处在系统的顶点上面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假设。可是形而上学最初是同心理学各不相干的一门科学。然而在广阔的知识领域里，一个部门从另外一个部门接受到启示，这并不是罕见的。理论力学上的每一个进展也促进物理科学的进展；而力学本身的进步是同空间的一般知识即几何学有密切联系的。同我们的论题直接有关的另外一个例子是由国家经济学所提供的。自从亚当斯密（幸而他有了这样的想法）把个别人的心理扩展到人类去的时候起，社会学才能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而这个社会学一开始是演绎的，它把实际心理学的最简单的事实作为出发点，而有了这些，它为自己开辟了整个的一个特殊领域。如果把国家经济学称为“社会的心理学”比起称之为“社会的物理学”来是远远地更加有理由的。

然而，关于形而上学情况就不同了。任何一个熟悉关于所有形而上学问题上观点分歧的人，只要他还没有学会去怀疑一个形而上学的可能存在的话，都必须承认，我们当代的形而上学不仅远远离开任何牢固的基础，而且在思想家们中间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任何足以引向一致意见的东西。因此看来至少可以这样说，把这样一门值得怀疑的科学作为另外一门至少关于许多事实已经作出了明确结论的科学的基础，似乎是一项危险的做法。对于这样一个心理学的基础，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更加重大的批评。比如说，我

们可以问，在心理学同形而上学之间究竟有没有跟力学与几何学之间相类似的任何关系，或者类似于社会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

在后面那些科学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即作为另外一门科学的基础的科学(心理学)其本身是完全不依赖于那门另外的科学的，至少在它的基本发展过程中是这样。我们可以设想一门没有任何运动规律知识的几何学，但是却不能设想没有空间概念的运动。心理学仅仅通过观察取得了它的许多根本的事实，而没有对整个人类社会作过任何考虑，但支配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则只有当我们通过自我观察而开始研究它们的时候才成为可以理解的。关于形而上学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如果我们真有了一门形而上学的話，也许我们可以从它引伸出心理学来。但是一切都支持这样的观点，这就是心理学不需要形而上学，而相反，至少在内部经验的整个领域里面，形而上学却需要心理学作为它牢固的基础。此外，今天的形而上学总归是从心理的经验出发的，确实因为它在原则上要想统统不承认经验，虽然没有经验它是搞不成的，所以它就只能鬼鬼祟祟地偷去一些本来可以完全由它随意支配的心理学事实的财富了。

要在形而上学基础上建立心理事实的尝试，最根本地是同心理学里面的数学处理方法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处理方法，几乎是这样的事实必然结果，即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包含着演绎法。在一门科学里当事实的一个主要的部分可以通过一系列多少是复杂的结论而从少数几个公理中演绎出来的时候，而且当形式逻辑的简单的程序方法对于这种演绎不够用的时候，那么这个科学便不得不求助于数学符号的语言了。

但是，这种符号语言仅仅是一种有效率的思想工具而已，它只不过是逻辑法则的一种反复的应用，藉助于某种符号，这种逻辑法则把在逻辑序列中每一个别步骤的思维的结果固定了下来。因

此，一旦一门科学变得完全是演绎的时候，换句话说，一旦它达到了最后的现象，而从这些现象里可以演绎出整个的经验领域的时候，数学处理的方法便以愈来愈大的程度发生了。因此，一旦人们认为心理现象的总体可以从形而上学的公理中演绎出来的时候，求助于数学的那种想法便距离很近了。

考虑到形而上学者在心理学里总是用演绎法进行研究的，那么在这门科学里数学的扩大应用实际上是在较晚的时刻才出现的，即它只是在不仅力图演绎那些心理学的内在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且也试图把这种演绎从形而上学的命题推广到整个经验的领域的时候才第一次出现。亚里士多德把心理学分为两部分：一个演绎的部分，其中，心理的性质是从概念[先概念]发展出来的；以及一个归纳的部分，其中由经验所揭露的那些心理的特性被作为研究的对象。在以后，同样的区分，在一种更加尖锐的形式下，在克利斯汀·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的观点里面重又出现了。他在他的理性心理学里面试图根据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去确定心理的超感觉的性质，而在他的经验心理学里面则探讨据他认为是由观察所提供的不同的心理能力。这种关于一个理性心理学与一个经验心理学的区分，在本世纪内的唯心主义体系里面又一次消失了。可是在唯心主义的体系中，一般地对心理学只给以十分次要的考虑。尤其人们企图以一种最严格的演绎的方式进行这些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这些体系是从一整套确定的概念建立起各门科学来的，并且非常无所谓地把它们应用到心理学内，他们从体系里主要抽取的仅仅是一般的型式，然后用传统的经验主义范围之内的内容来填充这个型式，在这里面只不过使得在现象与现象之间的由经验所赋予的发生学上的联结分裂开来了，而被一种概念的联结的貌似物所代替，它在受到认真的批评时就会瓦解而成为任意的无秩序状态。不久前，这是由黑格尔及其学派以最为显著

的方式做出来的。但是，最近，由赫尔巴特所代表的——股较为现实主义的形而上学思潮给心理学以较大的注意，而就是以这种方式赫尔巴特成为数学心理学的创始人。

赫尔巴特有这样的意见，他认为通过数学的处理，心理学至少会达到和那些早已能完全用数学来处理的自然科学同样稳固可靠的程度。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数学心理学的实际结果的话，我们一定感到似乎很奇怪，在解释个别的现象时（这终究必将永远是整个进步的量尺），与这些很高的期望相反，数学心理学却基本上并没有超过很久以前对心理生活的某些敏锐的观察家们早已知道了的东西，事实上它并没有超过亚里士多德早在二千年以前在他的观察和设想如此丰富的著作中关于心理的大部分论述。数学心理学只不过把这些大家所知道的事实的一部分归结成为公式而已，而一部分则是借助于对值得怀疑的或者显然不正确的结果进行计算而得出的。因此对于个别的结果进行没有偏见的审查，便无可辩驳地证明：在这里至今还看不出有任何的途径能通过它们对心理现象取得较好的解释。

在另一方面，不能否认数学心理学具有一个巨大的优点，我们确信这个优点是最直接地同它的最大的缺点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只要数学心理学家们力图把科学的一切细目都从单独一个公理中数学式地加以演绎的话，通过这种措施他们便会认识到心理科学的统一性，心理现象的统一性（虽然人们常常认为：甚至心理的一种有问题的统一性至今还没有表现出来）。实际上这个被数学学派第一次作出的成就，确实是特别重要的一步。从前的心理学除了无目的地把最粗糙的观察所揭示的某些东西列举出来之外，并没有作出什么来。心理活动的每一个主要表现形式都被描述为一种特殊心理能力的表现。因而整个心理生活便仅仅是它的许多细目的合成而已。数学心理学第一次把心理生活当作一个整